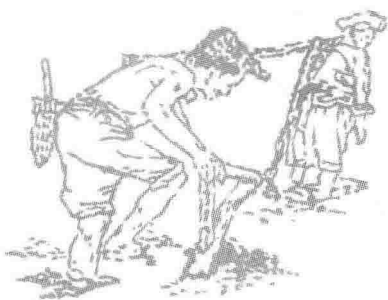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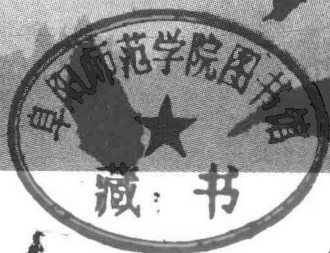


邓彪发
著



介山，一个村子。
自然而然地使人想到这是个峰峦起伏而又干涸的山冲峁晃。
错了。
这里随处可见的是水汪汪的一大片，
这个名字不怎么好听，挺拗口的，叫介江。



邓彪发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介江 / 邓彪发著. — 北京 : 中国电影出版社,

2015.10 (2016.1重印)

ISBN 978-7-106-04276-9

I. ①介… II. ①邓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30095号

责任编辑: 贾 伟

封面设计: 中尚图

版式设计: 中尚图

责任印制: 庞敬峰

介江

邓彪发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) 邮编100029

电话: 64296664 (总编室) 64216278 (发行部)

64296742 (读者服务部) E-mail:cfpygb@126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2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710 × 1000毫米 1/16

印张/19 字数/240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106-04276-9 / I · 1025

定 价 28.00元



当下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

——《介江》序

曹 辉

《介江》是一位最基层的农村村干部所著。青年作家邓彪发长期从事村一级工作，对当下农村的生活极为熟悉。可以说，这本书是来源于生活。邓彪发对于农村既有贴身的体验，又有理性的思考，既有生活的素材，又进行了提炼概括，所以，这本书又高于生活。

小说围绕着当下农村现实生活来展开，描述了一个村庄形形色色的人物。在村一级这种最底层的基层工作中，村干部的苦恼与思考，各种社会势力的纠结与聚散，问题处理的难度与复杂，并不亚于乡县。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。小小的地盘也风波迭起，如何让一方平安，如何让一方致富，同样考验着这样一群特殊的基层干部，他们不论晴雨，一样要下田耕作，但洗脚上岸却要处理各种乡村事务，甚至还要与乡镇及县直局级单位打交道。他们既非专职行政人员，又非体制内人。他们必须要兼顾乡风民俗，邻里关系。所以说，这种工作并不平凡。小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叙事的，它描述了主人公，也就是村主任在日常工作中如何处理这些事务，塑造了一个真实的，有追求的，但也有瑕疵的基层干部形象。

小说作者长期生活在农村，熟悉生活，所以小说充满了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，笔下的人物真实生动，所展开的农村画卷既洋溢着炊烟与稻香，也不乏激荡与复杂，生活充满着阳光，也潜伏着暗流。它是当下生活的真

实写照，也是对农村基层干部在新形势下农村工作的挑战与锻炼。

近年来，农村题材的小说很少。人们沉迷于各种娱乐，沉迷于虚幻的都市题材，沉迷于戏说历史，而直面现实的作品少之又少。邓彪发的这部小说，是一部不错的农村题材小说，也是一本现实主义的作品。让我们直面生活的同时，有更多的思考。这是作者所要表达的主题。

我和邓彪发相识很久了，对于他农作之余还坚持写作，非常敬佩。在通读了整部小说之后，欣然为他作序，希望他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。

（作者为湖南日报社湘潭分社社长，主任编辑，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兼职教授、硕士生导师）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章	/ 001
第二章	/ 015
第三章	/ 031
第四章	/ 048
第五章	/ 061
第六章	/ 074
第七章	/ 090
第八章	/ 109
第九章	/ 125
第十章	/ 139
第十一章	/ 155
第十二章	/ 179
第十三章	/ 194
第十四章	/ 206
第十五章	/ 221
第十六章	/ 242
第十七章	/ 259
第十八章	/ 280

第一章

介山，一个村子。自然而然地使人想到这是个峰峦起伏而又干涸的山冲脊晃。

错了。

这里随处可见的是水汪汪的一大片，名字并不怎么好听，挺拗口的，叫介江。

尹志涛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三十好几了还会走点小小官运，上月老村长周桂开猝然脑瘫不省人事，支书肖货刚在介山村几个地方绅士那里走访一下，大家都说尹志涛同志可以代理村长，后来又经党员组长会一扯，结论还是一样：尹志涛可代理村长。

不过，代理终究是代理，老婆郭玉清还是信不过，横竖都舍不得丢弃县城那个网吧，尹志涛有时也被逼得东蹿西跳的。

周末这天，未想老同学贺进明竟会径直来网吧，贺进明这两年一直是乔兴镇水利站站长，职位虽不高，但在库区行政村里说话还是很有分量的。尹志涛自然清楚老同学素有鸿鹄大志，总想在仕途上有所通达。上次为此事俩人还曾专程拜访过挚友强四。当初强四说要看机缘，尹志涛猜想老同学今日来可能是想探问上面“机缘”得如何了。

“怎么吝啬得像葛朗台。手机要你几个钱？”贺进明边笑边递烟，“今早我至少打了你十次，老关机。”

尹志涛笑道：“我农夫子哪像你们国家公务员？什么费子都能变相

报销。”

郭玉清端茶过来，招呼说：“噢！贺大站长今天舍得赏脸？”

贺进明啧啧摇摇头说：“你们公婆一唱一和，怕是不想留客吃饭？”待郭玉清嬉笑着回里间去了，他又正色道：“上周，我老婆在城北与人合伙办了个休闲茶楼，你村长总得过去凑凑热闹吧！”

尹志涛明白他老婆一向都闲不住，便问：“你婆娘原先不是办了个性用品专卖店？”

贺进明说：“那店关了，只是考虑到有些货物丢了也是白丢，你们村里要是能当作计育品推销一点就更好，如安全套、避孕药之类。”

尹志涛看他不像开玩笑，便说：“沈敏是村里计育专干，你何不找她谈谈，现在化工品是女同志关注的一项头等大事呀！”

贺进明哈哈笑过，说：“女人嘴边没毛，办事不牢。还是找你和肖货刚靠得住一些。”

尹志涛猜定肖货刚也会同意，却偏偏笑他一句：“我估计生意不大，乡间土百姓，你不是不清楚？总以为戴套干活是穿着袜子洗脚，洗不出味道。你堂堂的一站之长，主管全镇的肥水部门，何苦还要婆娘去经销这个店那个馆的？”

贺进明收敛了笑容，长长地吐了口烟雾，说：“女人闲不住，我也没法。现在反四风紧得不能再紧，幸亏还打着刘局长的大布伞，再又……请了几个素质高的靓妹，不然只怕支撑不住。人啊，好比琴弦，拉得太松弹不出好旋律、太紧又易断掉。”

尹志涛明白老同学其实最关注的还是仕途，又想强四那边的情况也不能随便瞒哄应付，便主动说了实话，“后来强四好像说是帮你找了一回戴县长，往后看能否请戴县长在组织方面建议给你提个副镇长候选人，当然那还得正式选举……官场你比我更清楚，最难得就是有重量级人物帮着打招呼，其余就是走过场了。”



贺进明激动起来，说：“太谢谢强总了！花销方面，兄弟你做主，好不？”

尹志涛双手枕在脑后，沉吟小许，说：“强四这段一直困在山庄里，已挂果的良种石榴就有四百多亩，还有好几百亩正在开发。他身为省劳模、市人大代表确实不闲呀！改日我再为你的事催催，行吧？”

贺进明连声谢过，又问肖市长这段是否回过老家。肖市长正是强四舅父。尹志涛自然清楚他此话用意，便笑道：“强四是我的兄弟，我不敢帮他吹牛皮，有一点我却敢保证，他办事从不依赖肖市长，何况肖市长还在外市挂职哩！”

贺进明似乎被点到了痒处，连忙说：“强总历来就是干大事的，最令人钦佩的是他不单想个人致富，还老想带活其他人。”

尹志涛感叹一声，说：“是啊！强四认为现在绝大多数农村都是留守老人和儿童在家，年轻人外出打工，而且是越有文化的年轻人越想外出，好像有本事就应该出去闯天下，没本事才窝在家里刨黄土。强四一直想打破这观念，也很想把村里的闲置人员变成活农民。”

“哪天我们去山庄取取经，学习一下他那套高招，好不？”贺进明起身告辞说。尹志涛知他有事，也不强留。

送他出门，心想进明同志去山庄取经是取什么经呢？贺进明忽然从车里取出一卷书画，说：“我想了想，这玩意还是你先给强总捎带过去要稳妥一点，改日我俩再去专程拜访。”

尹志涛打开一瞧，是市内著名书法大师岳一峰的作品，“鸿运当头”四个大字占了主体空间，但见四字苍劲、粗犷而又磅礴奔放，墨色起伏跌宕，很有韵致，“好字，好字！”尹志涛禁不住连连称赞，“岳大师我只在电视上见过，你……兄弟还真有些来路。”

贺进明微微笑过，又指着下面那数行小字说：“你也算得上有文化底蕴的读书人，兄弟，你看看这诗里有什么玄机？”尹志涛俯视着那几行小字，只见字迹轻逸、滑润而清秀：

宏图伟业中国梦，运并时泰力践行
当世才度强华夏，头面人物四方敬

连看好几番，才看出“鸿运当头”已溶入诗里，而且还将强四名号在后两句进行了高度赞颂，想必老同学用心良苦才有此作，尹志涛点出所谓玄机，又问花了多少票子。

贺进明五指虚抓，说：“五竿水！幸好岳大师久闻强总大名，说是友情价。”

尹志涛觉得用书画代作礼品赠予强四基本妥善，只是觉得时候尚早，便说：“事情有了眉目再送不迟啊！”

贺进明说：“以后我们专程去感谢是两码事，到时肯定不是一张纸的事情。兄弟，这书画送给别人是废纸一张，送给强总却是恰到好处。尹志涛点头说：“好吧。”突然，他脑海瞬间又掠过一桩笑闻，镇里一名一般干部去给党委向书记送红包一千，被向书记当场责令收回，并在大会上进行了通报批评，事后还对那干部予以党内记过处分。“现在送情送礼难啊！给老向送红包的那傻子羊肉没吃沾身臊。”尹志涛又笑道。

贺进明说：“不错！其实向书记羊肉也没吃着呀。”

尹志涛接过书画，说：“进明，我至少保证你不沾臊味。”

贺进明耸耸肩，故意笑着用上普通话，“老同学，兄弟拜托了！”尹志涛感觉他普通话并不标准，“老同学”好似“脑充血”，却不好点破，只说好吧好吧就回屋里去了。

饭后，尹志涛还在沙发上打盹，突听得座机响了，一接是肖货刚，尹志涛朝话筒打着哈欠，问：“书记有何指示？”

那边语气却是严肃凝重，“村长老爷，幸好我还记得你座机，不然哪去找你老爷？”

尹志涛一惊，忙问有何要紧事。



肖货刚半咳几声，才放缓语气，“明上午开支部大会，你尽量早点下来，好不？”

尹志涛心想自己不是党员，在支部大会上还没有太大发言权，便说：“我非党人士参加合适吗？”

肖货刚洪声说：“你村长都不参加，那沈敏和理财组几位神仙还敢亮相？”

挂了电话，尹志涛静下细想，觉得也是，沈敏和理财组的曹正刚、洪荣、二猛子都不是党员，自己真要不去，有悖常理！

“肖书记还算蛮懂人情味！”郭玉清微笑着过来了。

尹志涛明白是肖货刚给她喝了蜜糖水，上次学校扫尾工作中肖货刚送过来伍千元红包，说是建校经费还稍有余地，你村长虽然没有参与，但新官上任还是该领取一点“开门红”。此事尹志涛总感觉不太妥帖，然而，收了终究是收了，至少郭玉清老是念念不忘人家的好处，就像贫下中农总忘不了毛主席恩情似的。

“还算好吧，人家老当支书的。”尹志涛随便答道。

“三斤子姜抵不过一斤老姜，我看你还得发狠学”，郭玉清鼻子里哼过一声，又说：“有些当一把手的从不考虑副手有没有汤喝，只顾自己荷包满。”

尹志涛斜倚着身子，闭上眼，一时脑子里就浮现一些怪怪的东西。早些天，理财组刚公示完理财结果，当晚就有人暗发白字帖。诸如：每年几十万的招待费怕是招待了某些同志的腰包吧……既然是公示，为何不公示建校账目……理财组也是混账东西……

想着想着，越发觉得脑子糊涂了。

从县城骑摩托到村部差不多四十多分钟，尹志涛像新生入学生怕迟到似的，早早地到了，却见门上一把锁。他便到旁边新校舍里逛逛，教室里有零碎的读书声，想必这几个来得早的怕是他一样笨鸟先飞，宁

肯多磨些洋工。校门前立着块醒目的石碑，尹志涛便过去瞧了瞧。

授业育人，丰农寄望云中雨

拓智兴邦，介山得恩光彩露

丰农完小，曾名云中学校，系肖氏族学，缘由肖氏先辈为旺族兴乡而建，创办于20世纪20年代，迄今已历尽风雨沧桑九十载，旧校舍早已垣颓梁残，疮痍满目，不堪再任焉。介山丰农，吾祖休寝于兹。吾身亦生长于斯，幼时鬓龄一晃而过，余承教于此校始启智。其时或嬉戏于操场，或结游于祠外，月形山上登高望，介水河畔得忘形。少小辞家别壤，迄今已年过半百。饱经风霜，睹物思情，不禁感慨万千。

数十年间，余宦游在外，虽乡情萦怀，乡音未改，但两袖清风，无有余财，恨不能为蒙校添砖加瓦，吾今寝食不安，老尤甚矣！幸友人感念在兹，先有省政协委员、盛达集团董事长艾先生慷慨解囊，热忱赞助三十万，后有香港格林达时装公司邹总雪中送炭，无偿献赠十八万，并有洪宁市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钟部长四方奔走，捐款十四万，总集六十二万元。方使危校得以兴建，其间，幸承支书肖货刚及村委成员夜以继日、含辛茹苦，率工圆成。

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，兴学强邦，乃愿望所在。概因兴建资金惠于光彩事业，故斯更名为“丰农光彩学校”，斯舍落成，师得以安心从教，学生得以安心读书。特告乡后学子，勤勉发奋，铭记先辈创业之初衷，传统文明之精神，研习外邦经纶之硕果，如此不辱光彩之名也，是为序。

立在碑前连看好几遍，尹志涛总不觉得厌倦。正在入神，后背有双手突然合围着向他前额袭来，一瞬间就将他双眼蒙住了。尹志涛慢慢摸着对方的衣裤，还是没摸出名堂，再摸一阵，终于触到了一枚方形戒指，“强



四！”尹志涛大呼一声，“你个阴魂一样。”

对方松了手，果然是他。强四问是什么大事要扯，肖货刚非要他来参加不可。

尹志涛说：“你身为共产党员应该参与呀，贺进明那事你没丢到脑后吧？”

强四脸色平静，说：“我不清楚你与他的交情到底有多深？说实在话，本来我对贺进明还不太感冒。”

尹志涛自然听懂了“感冒”的韵味，强四原来并不怎么红的时候，贺进明对他也不是太“感冒”。但，话已经跟贺进明说了就不能食言，便直言道：“进明是我老同学，也是朋友，你上次不是答应去找一回戴县长吗？你总得让我好交差呀？”

强四说：“好吧，我尽量帮他做到第一步，以后就靠他自己的造化了，我只包做媒，不包养崽。”

尹志涛说：“做成了媒就不要担心人家养不出崽……呃！进明同志还给你捎来了一副上乘书画，改日我送来。”

强四摇头说：“书画我一窍不通，你千万莫给我添上负担。”尹志涛清楚他的个性，便细言细语说了书画的内容，最后说：“这书画反正已经上了你强四的户口，你不收就是废纸一张，别人谁敢接收？”

强四沉默小会儿，说：“看在你的面子上，你就帮我保管吧，我最反感那种言不由衷的阿谀奉承，你说他贺进明用我的名字作诗献殷，妥当不？这叫走火入魔啊。”

尹志涛只好点头依了，说：“那我暂时保管，今后可要收寄存费呀。”

强四避开话题说：“肖货刚早几天问我是否愿租赁铜铃山那六百多亩荒山，说村上眼下短缺大笔资金。”

尹志涛思索小阵，说：“路灯建设和几条支线公路硬化确实缺钱，但，兄弟你总得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定夺呀，猜你也不会再扩大石榴基地了，

是不？”

强四低声笑道：“我愿租赁五十年，来打造洋姜这个特色产品。”

“洋姜？”尹志涛满腹狐疑地瞧他往下说。

“对，洋姜，凡是有牙齿的就会喜欢。”强四脸上堆满自信，“它还有很强的药用性，改日你可看看资料。”

洋姜爽口甜润，常有人把它当作酱菜使用，而且易种易管，尹志涛自会清楚，可六百多亩毕竟不是小概念，便挠着头皮问他如何销售，强四似乎早已胸有成竹，说：“莫说六百亩，三千亩理应也不是问题。据我了解，目前国内大型洋姜基地一个也没有。我现在还不敢说要打造出一个洋姜之乡，但也不是天方夜谭。”

教室里晨读声越来越浓了，俩人边聊着边去了村部。肖货刚见他们进来就说：“快坐，只等你们俩位老爷了。”

尹志涛抬头正见沈敏、曹正刚、洪荣、二猛子这些非党人士坐在后排，便过去挨着和他们坐在一块。

不多时，肖货刚打了开场白，“今天议事，我看还得像抓虱子，一个一个来。先谈党务工作，大家理应知道，洪荣同志去年转为了预备党员，在一年预备期间，这同志还算不错，事业心上进心大家有目共睹。当然，人无完人，缺点肯定存在，今天在他转正之际，希望各位提出宝贵意见，使洪荣同志今后更能按党员尺码办事，也使他更能履行一个共产党应该履行的职责，最后就请大家举手通过。”

会场沉寂小许，老书记朱怀云边抽烟边说了：“我不假讲，也希望大家不要假讲，洪荣同志不能说没有优点，他至少经济头脑活跃，年壮力强。不过有人评论，这几年他为了入党，各方面的表现积极得有些过分，显得不太实在、自然。当然，这是落后群众的说法，就算洪荣积极得上天了，也不能说是缺点。大家说是不是？不过去年雪灾时，很多农户入室线路受损，洪荣作为农电员工作不够主动，有几户欠了点电费，他干脆没去



恢复，这就不对了。为什么现在有人有意见，其实就是看不惯这类事情，桥归桥，路归路嘛！”会场一片轰然，尹志涛老早就听说老朱是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，只是文化水平低了点，传闻他不会标点符号，曾在村民的林业批砍报告上签署这样的意见：同意砍杀朱怀云。还有人回忆老书记有次点了党员人数就发表高见：党员人数到了五分之八，还算茂盛。

笑柄归笑柄，却一直未敢有人当面去调侃朱老。

“大家还有没有新的意见？请抓紧发言。”肖货刚立起身，在会场中央踱着方步，继而又道：“去年支部在吸收洪荣这滴新鲜血液时，大家是一致同意的。现在嘛，仅隔了一年，我看支部的同志还得继续伸出温暖的手来帮帮他。”

朱怀云说：“去年没有召开今天这样的支部大会，只是你书记拿着份空白表格到我们每个党员家中签字，说实话，我们是签也不好，不签也不好。当然，我们最后还是签了，睹面三分义气，是吧？这样本来就不太符合组织原则，现在我提议，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定夺。大家认为呢？”

真算根腊骨头：咬不烂，不好办。

尹志涛看得出来，杀伤力立马就出现了，虽然其他党员都是闭嘴不言，但那些眼角暗含的笑意，其实就是一种贴心的赞许和默默的支持。

肖货刚半咳一声，道：“同志们，我们支部已经六年没有发展年轻党员了，一旦走上关门主义路线，就有点……不太正常了，朱书记的话并非没有道理，不过我想，既然都是些襟怀坦荡的共产党员，举手和投票又有什么区别呢？谁不同意，谁就可以把手大大方方插到裤袋里。大家应该明白，今天不是什么选举，完全不必过分生疏、神秘。”言毕，肖货刚又把眼光死死地扣在老吴脸上。

老吴是村会计，党龄有二十来年，说话自然有些分量。他说：“洪荣向组织靠近的决心很大，他平时的表现也算勉强勉强。毛主席生前就

说过，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，难得的就是一辈子都做好事。我希望洪荣同志从今天开始，牢记老书记的点拨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力争向高标准看齐，不给组织抹黑，洪荣你也该出来表个态。”

尹志涛见洪荣拿着胶袋欠了欠身子，猜他要起身发烟了，便把坐凳移了移让他过去。洪荣挺灵泛，立马到会堂中央说：“老书记教诲，洪荣永生难忘，今天请各位高抬贵手，相信我是不会给组织抹黑的。”

尹志涛感觉“高抬贵手”还真有意思，既要人家不计前嫌，又要人家举手通融，直露是直露了一点，但还真说到了点子上。

肖货刚见会堂里微飘着笑声，便趁热打铁说：“大家就给点面子吧。不过洪荣我要提醒你，希望你弄清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你啊，一定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”

——话都说到这份上，“高抬贵手”是情理中的事了。

宣誓完毕便是发烟，精品白沙人各一包。沈敏却双手挡驾，硬说不要。洪荣偏偏丢给她一包。沈敏荡漾着两个酒窝，朝尹志涛笑道：“乌龟吃大米，莫浪费粮食，指标转给你。”

尹志涛很是爱羡这笑意，她牙齿白腻通亮，睫毛一舒一缩，他接过烟，轻声说了声谢谢，沈敏薄笑小许，并不说什么。

二猛子突然玩笑说：“精白沙怎么又换包装了？”

曹正刚解释说：“这是二代。”

二猛子又笑道：“纵卷叶虫有一代二代，这玩意也分一代二代？”大家都被逗笑了。

肖货刚用手臂在空中划了划，待室内平静了，才道：“接着扯第二个议题，早些天大家是清楚的，理财组刚公布完结果，当晚就有人写大字报，说明了什么？说明有人对账务产生了怀疑、猜测，我并不反对言论自由，可总得讲讲事实吧，今天把这事摆到桌面上来谈，就是要请支部的同志来个公事公论，凡对上次理财有异议的都可畅所欲言，在此，我希望大



家少找岔子，多挑担子，防止乱子。”

曹正刚坐立不安了，便探头问尹志涛，“主任你有何看法？”

尹志涛猜他听过不少闲话，便轻声道：“正哥，你不妨挑明一下。”

曹正刚点头应过就说：“对村账产生怀疑现象的，应该不光是介山的群众，全国大部分地方都可能存在，天下乌鸦一般黑嘛。其中反映最强烈的恐怕要算送情送礼的那些破事，说到我们介山的上次理财，就有人说不足一百万的总收入花耗开支竟达三十来万。当然严格地说，在这些花耗中，没人能指出哪些部分付错了或哪个部分付大了，但这在无形之间，就造成了群众的怀疑和不满。现在这时局，负责人有时也为难，向外界讨钱的事，或许不是几斤茶叶，几斤干鱼或几袋土鸡蛋就能搞定的，应大胆相信我们的当家人应该不会故意把农副产品说成是黄金白银。所以说，只要领导真正坚持了民主理财和民主监督，群众也应理解。”

尹志涛不得不暗自折服，难怪肖货刚常说曹正刚身为赤脚医生不是普通农夫子，很有涵养、分寸，叫他担当点风雨是不成问题的。但转而细想，他话里有话，褒贬互存，真正的民主理财和民主监督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。

小顷刻见朱怀云在会堂里踱来踱去，他毕竟有点老架子，把双手反剪到身后踱踱方步是没人去追究责任的。他突然立定说：“我建议理财组把每张发票复制下来，打印成册发下去，使村民都能了解到村集体每年家底是什么样儿，也能了解到村干部到底是怎么工作的，这才算真正的民主监督。”

“很对很对！”搭腔的是周正根，正是老村长周桂开堂侄，尹志涛一向与他私交还算可以，他声如洪钟又不乏利落，“老书记的建议比黑板上公布那几个阿拉伯数字强十倍，大家想想，光去年烟酒发票就花了十几万，另外招待费又是十几万。用了、送了、吃了，我们真能一个一个去问？一个一个去查？关键在于当家人思想是不是纯洁？有没有清正廉明的作